

今天是教师节,本版特意摘编阿城的中篇小说《孩子王》以示纪念。《孩子王》的故事是这样的:十年动乱时期,群山环抱的小山丘有一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学校,师资奇缺。一天,队长把一个在这里插队七年的知青叫去,派他去学校做“孩子王”,当教师……1987年,导演陈凯歌将《孩子王》搬上银幕,“孩子王”由谢园扮演。

《孩子王》: 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

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

第二天一早上课,恰恰轮到作文。学生们都笑嘻嘻地说肯定是写昨天的电影。我说:“昨天的电影?报上评论了好多年了,何消你们来写?我们写了不少的事,写了不少我们看到的事。今天嘛,写一篇你们熟悉的人。人是活动的东西,不好写。大家先试试,在咱们以前的基础上多一点东西。多什么呢?看你们自己,我们以后就来讲这个多。”

班长说:“我写我们队的做饭的。”我说:“可以。”又有学生说写我。我笑了,说:“你们熟悉我吗?咱们才在一起一个多月,你们怕是不知道我睡觉打不打呼噜。”学生们笑起来,我又说:“随便你们,我也可以做个活靶子嘛。”

又是王福先交上来。我拿在手中慢慢地看,不由吃了一惊。上面写道:

我的父亲

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。他在队里扛麻袋,别人都比不过他。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。家里的饭,都是母亲让他吃饱。这很对,因为父亲要做工,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。但是父亲说:“我没有王福力气大,因为王福在识字。”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,但我懂他的意思。队上有人欺负他,我明白。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,替他说话。父亲很辛苦,今天他病了,后来慢慢爬起来,还要去干活,不愿失去一天的钱。我要上学,现在还替不了他。早上出的白太阳,父亲在山上走,走进白太阳里去。我想,父亲有力气啦。

我呆了很久,将王福的这张纸放在桌上……我慢慢看外面,地面热得有些颤动。我忽然觉得眼睛干涩,便挤一挤眼睛,想,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?

学生比牛好管多了

我走到黑板前的桌子后面,放下教具,慢慢抬起头,看学生们。

我定下心,清一清喉咙,说:“嗯。开始上课。你们已经学到第几课了呢?”话一出口,心里虚了一下,觉得不是老师问的话。学生们却不理会,纷纷叫着:“第一课!第一课!该第二课了。”我拿起沉甸甸的课本,翻到第二课,说:“大家打开第四页。”却听不到学生们翻书的声音,抬头看时,学生们都望着我,不动。

我说:“翻到第四页。”学生们仍无反应。我有些不满,便指了指最近的一个学生问:“书呢?拿出来,翻到第四页。”

这个学生仰了头问我:“什么书?没得书。”学生们乱乱地吵起来,说没有书。我扫看着,果然都没有书,于是生气了,啪地将课本扔在讲台上,说:“没有书?上学来,不带书,上的哪样学?谁是班长?”

于是立起一个瘦瘦的小姑娘,头发

黄黄的,有些害怕地说:“没有书。每次上课,都是李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,教多少,抄多少,我们抄在本本上。”我呆了,想一想,说:“学校不发书吗?”班长说:“没有。”

我一下乱了,说:“哈!做官没有印,读书不发书。读书的事情,是闹着玩儿的?我上学的时候,开学第一件事,便是领书本,新新的,包上皮,每天背来,上什么课,拿出什么书。好,我去和学校说,这是什么事!”说着我折身去找老陈。

……老陈正色道:“不要乱说,大批判放松不得,是国家大事。课本印不够,总是国家有困难,我们抄一抄,克服一下,嗯?”

我翻到第二课,捏了粉笔,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题目,又一句一句地写课文。学生们也都专心地抄。远处山上有有人在吆喝牛,声音隐隐传来……我心想:学生比牛好管多了。

不清楚的字一律算错

我在黑板前走了几步,对学生们说:“大家听好,我要彻底清理一下大家的功课。你们学了九年语文……”

学生们叫起来:“哪里来九年?八年!”我疑问了,学生们算给我小学只有五年,我才知道教育改革省去小学一年,就说:“好,就是八年。可你们现在的汉语本领,也就是小学五年级,也许还不如。这样下去,再上八年,也是白搭,不如老老实实地返回来学,还有些用处。比如说字,王福那里有统计,是三千多字,有这三千多字,按说足够用了。可你们的文章,错字不说,别字不说,写都写不清楚。若写给别人看,就要写清楚,否则还不如放个臭屁有效果。”

学生们乱笑起来,我正色道:“笑什么呢?你们自己害了自己。其实认真一些就可以了。我现在要求,字,第一要清楚,写不好看没关系,但一定要清楚,一

笔一划。第二——嗯,没有第二,就是第一,字要清楚。听清楚了没有?”

学生们可着嗓子吼:“听清楚了!”我笑了,说:“有志不在声高。咱们规定下,今后不清楚的字,一律算错字,重写五十遍。”学生们“欧”地哄起来。

我说:“我知道。可你们想想,这是为你们好。念了八年书,出去都写不成个字,臊不臊?你们这几年没有考试,糊里糊涂。大道理我不讲,你们都清楚。我是说,你们起码要对得起你们自己,讲别的没用,既学了这么长时间,总要抓到一两样,才算有本钱。好,第二件事,就是作文不能再抄社论,不管抄什么,反正不能再抄了。”

本版图片系电影
《孩子王》剧照

分场调你去教书

一九七六年,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。砍坝,烧荒,挖穴,挑苗,锄带,翻地,种谷,喂猪,脱坯,割草,都已会做,只是身体弱,样样不能做到人先。自己心下却还坦然,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。

一月里一天,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……待吸完了水烟,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,掸着一双粗手,又擤擤鼻子,说:“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?”我望望支书,点点头。支书又说:“你是个人才。”

我吓了一跳,以为支书在调理我,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,并没有做错什么事,就笑着说:“支书开我的玩笑。有什么我能干的活,只管派吧,我用得上心。”

支书说:“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。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,明天报到。到了学校,要好好干,不能辜负了。我家老三你认得,书念得吃力,你在学校,扯他一把,闹了就打,不怕的,告诉我,我也打。”说着就递过一张纸来,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,下面有一个大红油戳,证明不是假的。

我很高兴,离了支书屋里,回宿舍打点铺盖……一会儿,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,都笑嘻嘻地看着我,说你个龟儿时来运转,苦出头了,美美地教娃娃认字,风吹日晒总在屋顶下。又说我是土匪,逼我说说了什么好处打通关节,调到学校去吃粮……

